

● 李克仁 著

● 沈阳出版社

精品小说

鞭

圆



下



轮 回

(下)

李克仁 著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轮回/李克仁著. —沈阳:
沈阳出版社, 1995. 11
ISBN 7-5441-0451-6

- I. 轮…
- II. ①李…
-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-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9660 号

轮 回

沈阳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1995年12月第 1 版
印张: 23.5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字数: 536 千字 印数: 1-30000

责任编辑: 孙世同 程霜云 封面设计: 张君华
责任校对: 李东训 韩秀杰 版式设计: 张 辉

ISBN 7-5441-0451-6/I·147(上、下册) 定价: 28.80 元

第四章

**人死如灯灭。但这盏灯
儿却不灭，仍能发出“光”
来。一场好戏悲中有喜、喜
中有悲紧锣密鼓在公路上
拉开了帷幕……**

柱子从渠底爬上来时，喜巧早已走得没了人影。他手里掐着香烟，一步步朝村里盈儿家走去。

进了村，他碰上了包儿。包儿说他看金龙的汽车去了。柱子白天就听说丑脸的儿子金龙买了一辆东方车。可没想到包儿对此事如此关心。要说，金龙该叫他大伯。丑脸是他爹的干儿，那么金龙还不该叫他一声大伯？可平时他们来往甚少，他也从不想这些干亲。包儿算甚么人？他与丑脸并无瓜葛。要说有，那是他们多少年臭气相投罢了。可在买车这么大一件事上，包儿

对金龙的关心，要远远超过丑脸这个当亲爹的关心。这就日怪了。他站在夜暗里直看着包儿摇头晃尾地走远了，仍想不出个所以然。

来到盈儿家大门前，他从门缝里看着屋里有灯光。他看看表，时间也真是太早了点。往常，他大多是夜半之后才登门的。他怕屋里有外人，站在门前听了半天。果然，屋里是有人在说话。听声音，一个是女人，一个是男人。女人那没说的，是盈儿。可那个男人的声音，他听了半天仍没听出是甚么人。他犹豫起来：这时候进一个没男人的家里，要是屋里的男人问起来，他该找个甚么借口呢？

他站在门前想了许久，也没想出个理由充足的借口。所以，他一直没敢往门里走。等了多时，屋里的人还在说着话。听声音，两个人还说得好热闹。他没法儿进，却也不能一直等在这里。黑天半夜的，过来个人问起来，他连应对的话也没说的。正想着转身走，就听得院里有了脚步声。他探头看去，却是盈儿来了院里。他正想着喊一声，盈儿已朝大门走过来。近了，他遂小声道：

盈儿？

盈儿大概也操着心，遂小声道：

是你吧？

他嗯了一声。

盈儿上前拉开门，看着他道：

他回来了。

他知道盈儿说的他是谁。遂摇摇头笑道：

那我就走了。

盈儿气恨地瞪他一眼：

早干甚么去了？……你走吧！说着，回手啞当一声便把大

门关死了。

从盈儿家走回到大巷子里，他狠狠地把烟头扔在地上。脑子里全是盈儿与他在一起的情景。现在，她男人从省城里回来了，他能想象出夜里他们是个甚么景儿。不想还好，一想，他心里麻乱得想骂人。

走过村委会门前时，那个空着的场子里果然停放着一辆大汽车。他上前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又用手拍了拍，嘴里道：

这车还不错嘛！八成新哩。

可不！新着哩。

从背后突然传来说话声，把他吓得全身打了个哆嗦。回过头，是丑脸的女儿香儿站在那里看着他笑。

他说：是香儿呀？把我吓一跳。

香儿笑道：也吓我一跳哩，大伯。我弟弟买辆汽车，没地放。说放在这里让我夜里给看着点。刚才，我一出饭店的门，就看见一个人往车前走，我还说是谁要砸玻璃呢，却没想着是大伯你。真还把你当阶级敌人给抓了呢。

柱子听着就笑：

现在哪里还有阶级敌人？至多是个小偷。

香儿笑道：逗你哩。大伯，走，到我饭店里喝一口去。

柱子道：不啦！都甚么时候了还喝酒？

香儿道：早呢！那些赶毛驴的还没全收车呢。说着，上前拉着他的胳膊就走。柱子推托不过，也就跟了走。进了饭店里，墙角上坐着两个男人在喝酒。一边喝还一边划拳，声音跟牛叫似的。他看了一眼，却是村里的两个跑车的。一个是二货，一个是宝山。

那两个人看到柱子，也不喊不叫了。宝山道：

大财主，来，喝两口。

柱子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

狗儿的……乱吼个甚？黑天半夜的也不回家，把你媳妇扔在家里空着，你们坐在这里学驴叫？

二货道：媳妇是好。可也不能天天搂着不撒手啊！

知道。柱子仍笑着，你们这些贼就是喜欢那二两猫尿，还有手里的方向盘。它来钱是吧！

宝山道：来个屁！咱买的那破车，跑三天半准在半路上拉稀屎。气不死人。

买辆好车啊！二货道。

宝山直摇头：

说话哩还是放屁哩？咱不是买不起嘛！

柱子听着直笑：

都当运输专业户了，还哭穷。哎，你那辆车还不比小山子的老驴车强多了？

宝山道：和他比？人家摊的是草，咱买的是汽油，吃喝也不一样。人家驴跑乏了，歇一夜还能跑，咱车跑坏了还得花钱。娘的……甚有甚的好处哩。

二货笑道：

好个屁！他的老驴今下午就给杀了。我天黑了给他跑了一趟车，到城里去送驴肉，娘的，没把我累死。

宝山道：这下好了。小山子这货大概也要买车了。他那个媳妇能干，才不会让他一直赶条毛驴死受。

柱子没言声。——此刻，他又想起了那媳妇在渠里的情景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他想：他他娘的又让那媳妇给耍了。当时，他咋就一点也管不住自个呢？

二货看柱子叹气，就道：

哎，大财主，你儿子天顺这些天干啥呢？我咋看他无精打

采的。你们父子生气了？

柱子摇摇头：没啊！我和他生哪门子气？他过他的光景，我过我的光景，井水不犯河水啊！

二货摇着头：

不对！绝对有问题。他和过去是不一样了。

宝山乜着二货，道：

哎，你还喝不喝？人家的家务事你也管？天顺不就是爱赌两把吗？不定是让人多掏了他两把，气的。

柱子有点坐不住了。他站起来想走，却看见香儿端着两个盘子走过来：

大伯，咋？走呀？坐吧、坐吧。

他说：我还真不想喝。

香儿道：我还有话和你说呢。

他不得不坐下。

等着他喝起酒来，香儿压低声音道：

大伯，我天顺哥这些天干啥你知道不？

他摇摇头。

香儿看了看划拳喊叫的二货和宝山一眼，小声道：

我听说……天顺哥爱好上了这个。说着香儿做了抽的姿式。

柱子一听大吃一惊：

甚么？他……吸上了？他娘的……不想活了。

香儿道：你小声点。我也是听来吃饭的人瞎说，不知是真还是假。要是真的，那可不得了。有多少钱、多少家产值得住他抽？

柱子再无法往下喝酒了，蹙着黑眉半天不言声。

香儿道：大伯，你别急，先问问我天顺哥。要是真的，那说甚么也得让他断了这一口。

柱子慢慢站起来，低着头往门外走。香儿在后面送他。到了门外，柱子道：你还听说甚么了？

香儿道：你真的想听？

说吧！柱子压着火气道。

我还听说……黑寡妇想和我爷爷结婚呢。

啊？……我怎么一点也没听说？柱子有点发懵地直摇头，过了一阵又恨得大声骂道，他娘的……这不是往活人眼里下蛆吗？他做梦去吧！

香儿看柱子动了真火，也不敢往下再说了，回身道：

大伯，你慢些走啊！兴许也不是我说的……那样。

柱子没言声，气呼呼地往家里走去。

柱子回到家，七子刚从原土成那里离了窝。二人在巷里碰了面。柱子看是七子老汉，上前打了询问，道：

这就回呀？不坐了？

七子道：时候不早了呢。哎，你爹没和你说？

说甚么？

他和黑寡妇的事呀。

没！柱子说着长出一口气。你说吧，叔，这都是甚么事呀？多大了？还结婚，这不是让人笑话？

七子道：你是不是觉着丢人？

柱子道：这还用我说？

七子道：说到丢人，我看也丢不了你的人。

听话听音。柱子就不再言声了。他往前走了两步，又回头道：

你走好。天黑。

七子笑道：不怕。磕着了也怨不着别人，谁让自个愿意出

来呢。说着，笑哈哈地走了。

柱子听着，心里骂道：

怎么全是这么些老东西！不识好歹。

回到家，他站在院里便喊天顺。天顺媳妇从屋里出来，道：他不在家，还逛得没回来呢。

他一听就没好气，恨道：

死去了？狗日的……就是条狗儿，也还知道天黑了回家呢。

青梅听着话音儿不顺，也不言声儿。等着柱子上楼，那条斯拉托狼狗便呜呜地呻吟起来。青梅正没好气儿，就对那条狼狗骂起来：

狗东西！叫甚么？谁惹着你啦？疯啦咋？……

柱子上楼，听儿媳在楼下骂狗，越听越觉着不是味。他想接茬儿骂几句，又一想对不上。人家分明是在骂狗，你一接茬，反倒说不清了。他忍了，出了楼门，站在凉台上喘粗气。

青梅骂了几句出了心里那股恶气，也就悻悻地回了她房里。

院里宁静下来。那条斯拉托狼狗也卧在门洞里不吱声了。爹的屋里灯也拉灭了。姑娘甜女住的房里黑着，也许她早就睡了。他看了看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油然而生……

论起来，这个家里数他姑娘可怜了。她都多大了？人家女儿像她这么大也是一家人了。可她到现在还是独身一人。有事时看不出她的苦来。一到黑夜，她早早就睡了。她是个好女子，从不乱跑乱走动，也不像村里有的女娃儿，常天在男人堆里混。她守本份。不乱说胡道，也不与男人们狗扯羊皮。她就像一只绵羊，从来都是安安静静的，守在她自个的房里。她让他放心。可也让他操心。他知道全是因他的过才使女娃儿受了这么大的制。

其次就是他的老爹了。他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，他一清二楚。他现在老了，就像一棵老得再不能老的老树，摸哪儿都

是干皮。即便到了春天，小草都长了芽，它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一点儿也看不出生命的活力。可他一直活得很好。内脏没有甚么大病。就是腿不太好，多走不了道。他的时间，大部分是在椅子上度过的。他耳不聋眼不花，饭量还和过去一样大，但脾气变了。变得不近人情了。过去人常说，人老变性。他现在大概就是变性了。也许是长期的鳏夫生活，改变了他过去的好脾气。老话说：人死无定数。五年六月七日八时。他现在都快九十了，活一会是一会，连时辰都不敢计算了。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却又想着黑寡妇那婆子了。早做甚么去了？

想到后来，他还是想到了自个。

他这多年忙来忙去图了个啥？钱，是有了。可人呢？婆娘死得早，他和爹一样当了快半辈子鳏夫。也不一样，他有他的乐道。对爹和黑寡妇那婆娘的传闻，他听得多了。可那些话，他大部分不信。爹是有人管着的人。不像他、也不像现在社会开放，爹这一辈子是为儿女们和公家活着。他虽说现在也老了，可手里有钱，他不会让自个受制。该乐道的就乐道。但他也心里苦：他明白他到头来是一场空。就是到了死的那一天，身边不会有一个可心的女人守着他。

他站在二楼的凉台上想了许久，这才听得大门响动。一眨眼，儿子天顺在狼狗的欢叫中走进了院里。

他站在凉台上喊道：

天顺！

哎！天顺抬头看了看楼上，爹，你叫我？

你上来！我有话对你说。

哎！

父子二人坐下，天顺就疑惑地看着他不吱声。他也不看天顺，点上烟好半天才道：

天顺，我问你，你这些天都干甚么了？

没干甚么呀。天顺笑道。

没往坏里学？

你是说赌……唉！不就是玩两把嘛！有甚么了不起？

还有呢？

……没啦！

真没啦？

……

说呀！

没……没干甚么呀。天顺嘴硬道。

哼！——柱子瞪了儿子一眼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认为你干了的别人就不会知道，是吧？

……

你的存款还有多少？

二十多万吧！

你和青梅谁管钱？

当然是我管。好几辆大车常天跑，哪天不花钱行？

好！柱子不动神色地盯着儿子，一会你就下楼把你的存折拿来我看看。

干啥？……天顺瞪大了眼看着爹，你要查我的帐？

柱子道：也说不上查，我只是随便看看。

天顺不言声了。只顾闷了头抽烟。过了一会，道：

爹，我真闹不懂。你管我的事干甚么？我多大了？还是三岁娃娃？现在这世道，一个人一个活法，再说你也不懂。

放屁！柱子火了，站起来厉声道，我让你拿你就得拿。拿去！

天顺不敢言声了，站起来慢腾腾下了楼。

天顺走了，柱子在楼上等了足有一个多小时，也不见儿子上楼来。他正想着喊一声，却听得楼下儿媳妇青梅哇哇哭叫起来。他想着一定是坏事了。遂从楼上跑下来，站在院里喊道：

天顺，你小子给我出来。

天顺没应声，青梅穿着三角裤衩和背心却从屋里奔出来。一边走，一边哭：该死的！他把存折不知捣腾到哪儿了，说不定给了他相好的了……

柱子道：

哭、哭……这时候了就知道哭。

青梅道：我的存折不知他甚么时候也给偷走了……娘娘的，这日子没法过了……

柱子站在院里气得两腿发抖，厉声喊道：

天顺，你给我出来！

……

好半天，天顺低着头才从屋里走出来。那时，甜女也被惊醒了，披着件褂子走出来，两眼惺忪地看着爹，问：

咋了？黑天半夜的……

柱子道：回屋睡你的觉去，没你的事。

甜女不敢言声了，呆呆地站立在一旁。

柱子道：天顺，你说！存折呢？

……

你……你哑巴了？

……

你个该死的！挣了几个烧纸钱，就活不下你了，又赌又抽，全抖撒光了吧？这下好！你去死吧！数骂着时，举着手就往天顺面前扑着要打。

天顺一点也没躲的意思。等他爹扑到他面前时，他一把托

住爹的手，道：咋？要打？那就打呀？说着，用力拽着他爹的手往他自个胸上捶。

柱子气炸了，大声骂道：

你个狼娃子！我打死你、打死你……

天顺一把推开柱子，哼了一声便朝院门外跑走了。

你死去吧！……柱子站在院里骂着骂着就身子往后倒去。

甜女和青梅见状，急忙上前去扶。甜女哭道：

爹……你咋了？啊？……

柱子嘴里吐着白沫说不出话。青梅情知天顺气坏了公公，也不管自个穿着甚么，光着两条腿往院门外跑去。稍时，从外面进来好几个男人，二话不说抬起柱子就往村医院里送去。

当原士成听见院里有动静起来，院里早没有一个人了。只有那条斯拉托狼狗在大门洞里没命地嚎叫着。他站在屋门口喊了几声天顺和甜女，看着没人答应，就又回他房里睡了。

第二天，甜女进来给他泼鸡蛋时，才哭着说了她爹住进医院的事。原士成一听就火冒三丈，骂道：

孽种！孽种啊！……我原家咋就出了这么一个忤逆不孝的东西。老天爷啊！你太不公平了！我原士成一辈子没有做下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啊……

……

按照事先说好的，小山子早上十点钟光景，提着他昨天煮熟的驴肉，缓缓地来到了柱子的家门口。

进了大门，那条狼狗先对他恶叫起来。小山子胆小，站在门洞里叔啊叔地喊个没完。一会儿，从巷那头走过来甜女。他看见了忙笑道：

甜女，你家没人？

甜女哭丧着脸，道：

穷喊甚么？咋？……你有事？

小山子道：

我来找你爹有话说。

啥事？甜女疑惑地道。你不知我爹住院了？

好好的咋就住院了？

废话！甜女听着就有气，说完就要进家。

小山子急道：

哎……啥时候住院的？我咋没听说？

昨天夜里。心脏病犯了。

那？……就算了！说着垂头丧气往回走。走了两步又回头站住，把手里的驴肉提高了些许，给，这是我家老驴的肉。

甜女看小山子个气门芯样，也不乐意多理，道：

不稀罕！你自个拿回去吃吧。说着，一头进了门里。

哎？……小山子看甜女已进了门，这才长叹一口气，提着驴肉一晃一晃往家走去。

进了家门，喜巧正在院里摘菜，看他又提着驴肉回来了，便焦急地问：

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钱呢？

钱个屁！小山子瞪了媳妇一眼，把驴肉扔在院里的小方桌上，他昨夜里住院了。

啥？……住院了？喜巧怔住了，半天才道，我却不信。

小山子也不管媳妇信不信，坐下抽起烟来。

喜巧道：他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咋说病就病了？

小山子道：

你不信就不病了？他女子甜女说的还能有假？

喜巧听着，心里就恨得大骂：

这狗日的老东西，跟我也耍开了鬼。不行！我到医院里找他去。想过了，又对小山子生气地道：

你就不会办事。没见掌柜的，你也该把驴肉给甜女留下，你咋又提回来了？小山子丧气地道：

我倒想留。可人家甜女连理也不理我，我咋留？

喜巧听着就笑起来：

看你个样！还和人家对过象呢。连这点面子也不给你留？真是狗屎。

小山子瞥了媳妇喜巧一眼，再也不开腔了。——昨天夜里，等喜巧从外面回到家，小山子喝多了酒早就呼呼大睡了。她也没惊动他，自个也睡了不提。等到天亮，她把小山子从被窝里捅醒，道：

起来，还死猪似的睡。

小山子睁了一下眼又闭上了，烦道：

干甚么？……

她道：钱我给说好了，你起来拿去。

真的？他一下清醒了，坐起来抱着喜巧就在胸上乱啃……谁的钱？啊？

柱子的。

他？……他能借给你钱？小山子痴呆地盯着媳妇，他可是从来不与人在银钱上打交道的。

喜巧道：你也真是的。管那么多干甚么？我说了你去拿钱你就去拿，废话咋这么多？

小山子放开了她，坐在炕上想了一阵道：

喜巧，你……没丢我的人吧？

喜巧听着脸就变了，恨道：

丢了！又咋着？还不是为了咱这个家？你也不自个尿泡尿

照照，你媳妇长得天仙女咋的？对我还不放心，小心我给你抱一炕绿帽子回来，让你一辈子都戴不完。

小山子听着就又笑了：

你敢！看我像杀咱家老驴那样杀了你、剥了你的皮。

喜巧听了笑着跳下炕，道：

那便宜。可杀了我连肉钱你也赚不回来了。

……

早晨，小两口斗嘴时还高高兴兴。现在，小山子为一场空欢喜却闷头闷脑一声不吭。当他看着喜巧又要出门的样子，便道：

你又去干啥？

我到医院里看看柱子去。喜巧说着就往院门外走。

算了，白跑腿。

喜巧不听，仍一阵风似地刮得没影了。

当书记发子得知柱子住院的消息时，已是第二天的上午。

昨天，他从柱子家出来急急忙忙就上了铁厂。——这个铁厂，是和香港一家公司合资搞的一个新厂。他任总经理。但随着市场钢材价格的下跌，铁厂到现在基本上还没有正式投产。原因是多方面的：原材料涨价、生产成本增大……处于不生产不赔，一开炉就赔的尴尬境地。本地也没有铁矿石，得从几百里外的铁矿运来。煤炭一开春就涨了价，原来预测的铁厂投资成本回收时间早就过期了。外方又来电又来人，但一切都是徒劳，谁也下不了决心赔钱进行生产。为这个厂子，永发把全部身心都投了进去，然而收效甚微。市场经济就像无形的巨手，紧紧地扼死了铁厂生命的咽喉。

现在，他这个总经理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原来他想得最多